

子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真之貴之

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鯨魚出遊之樂

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咎其不通人性者所以

不通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

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

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猶

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

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真牛集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惟有活身之物及其

無爲眾始知也而後能致于出世入德之外

天下有至樂

音洛指逍遙遊也

無有哉

反詰之詞

以下正詰之詞

也有可以活身者

指先

氣也無有哉

詰之詞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

惡矣天下之所尊者當貴善也

總提此四字作

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貴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

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形失色失之無得於己得而何

憂非愚

夫吾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

外矣

猶舉富貴者壽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習吾性本自

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真牛集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真牛集十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而

吾身中自

看真貴親

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爲思慮以固

其形者不

以固身而何人之

生也與其俱生者惄惄音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憂無不

其爲

形也亦遠矣

遺生而後忘憂忘而後生可樂而後形爲我有

其形者以憂患之身處無不死之微求爲引年其遠

而何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音誠不善邪

音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躡音循勿爭當遠巡却去

當遠巡却去勿與之爭故天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烈士好名止却活人而不知活身諫爭適以殘

形不成矣無有哉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

尋活身之物與其爲烈士毋甯爲真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

者思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者又未知樂之東樂邪果不樂

席而問曰小子敢問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女問昔者管子有言郊甚善之曰褚音然布

小者不可以懷大

綆音機井

短者不可以汲深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如夫若是者以

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受命自然不可勸成

風定分不可遷通

其可得而損益之乎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禹之大道也已或不過不聞道人惑則未有不喪生且女猶不聞邪昔者海馬止於魯

內求不得性

是不得性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則惑人惑則死

內求不得

性

禹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則惑人惑則死

內求不得

性

生垣

言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

生而養乎予果得其化生之尤河中多有此物先以澤物以汝爲冢種有幾凡有幾種得水則爲墮音墮者根塵埃爲息所滅而散乎種有幾凡有幾種得水則爲墮音墮者根塵埃爲息所

一氣

如墮其名爲遮蓋水苦欲生之尤河中多有此物先以澤物言者蓋水乃太一之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假生也

得水土之際則爲墮音墮之衣

厚遂有體質其色沈綠名爲霸蠻衣衣卽青苔也自此以下言處曰陵屯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高處爲陵也草生於冀壤中則變而爲烏足草也又名澤月其性利木陵烏音得鬱陵則爲

鳥足

霸蠻者械土久積而爲霸蠻也草生於冀壤中則變而爲烏足草也又名澤月其性利木陵烏音得鬱陵則爲

生於陵屯則爲陵鳥

田中高處曰陵屯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高處爲陵也草生於冀壤中則變而爲烏足草也又名澤月其性利木陵烏音得鬱陵則爲

鳥足

霸蠻者械土久積而爲霸蠻也草生於冀壤中則變而爲烏足草也又名澤月其性利木陵烏音得鬱陵則爲

蟲生於窟下其狀若脫其名爲

霸蠻一云胥也乃胡蝶之別名生者不可概論胡蝶草化爲虫所化人不能見一爲某所化人往往見之

胡蝶胥也化而爲

霸蠻者械土久積而爲霸蠻也草生於冀壤中則變而爲烏足草也又名澤月其性利木陵烏音得鬱陵則爲

坦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人止知求活於一時非真活也不知有不死者而後爲可以活天下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觀其所爲所據所避所處所就所去所樂所惡而天下之人情利矣以富貴善爲尊者未有不以身安聲色衣食之美爲快樂也以貧賤夭惡爲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艱爲憂懼也自知有可以活身而觀之其爲形也亦愚矣使富而可以不死則苦身疾作而多積財者胡爲財有餘而身不得盡用也非以財貨爲內而形體爲外乎使貴而可以不死則貴人晝夜思索多方以爲圖位計胡爲位雖固而身不固也非以爵祿爲親而形骸爲疏乎使善而可以不死則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程疏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自少至老惛惛無不死之術而不知求活身之道非以蓬蒿閭苑爲適而袖懷摩尼爲遠乎使名而可以不死則烈士忠諫當能保其形胡爲善與不善不並立活身與活人不兩利而子胥竟以殘形而成名也善果存乎不存乎富貴善世俗之所樂也樂者未必樂無爲之樂世俗之所苦也苦者未必苦故曰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在外而在內也至樂無樂非無樂也其樂不貴名而貴實也而是非乃大定矣天下之至樂孰有過於活身哉活身至無爲而有不長存哉何也天清地甯不過以無爲而萬物化焉且不知無爲之從出又安知無爲之形象萬物有也

無爲無也無能生有天地得其無爲故能無不爲天地也入也分而爲三苟合而爲一人孰能從有爲以至於無爲則至樂活身雖與天地並存可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譏之以爲太甚莊子曰不然夫死者人之終也吾因其終以追其始混沌初剖朕兆未萌有天地而無萬物無生也而妄得有形無形也而安得有氣自太易變而爲太初爲氣之始又變而爲太始變而爲形之始太始變而爲太素爲生之始今寢於巨室而噭噭然棄之者可謂通於命乎安知今日之死不爲他日之生故止而不哭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程疏

之邯滑介叔俄而柳生其左肘始而惡之者人情也既而曰予何惡以理遺情也識人爲假借地水火風四大而生總不能離塵垢之中方死方生方死遞相爲晝夜化也我與子觀於冥伯之邯滑化也而柳生其肘我亦化中人也未能造化又何惡乎化之及我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之形因面問之曰夫子不貪生失理未必罹此患也不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未必罹此患也亦有不善之行以遺父母妻子之醜未必罹此患也亦有凍餒之危或春秋故及此未必罹此患也髑髏見夢曰子談似辯士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亦知死之樂乎死無君臣上下則無職事詳之勞無春夏

秋冬則無寒暑侵人之患人生小年也死則以天地爲大年元會運世爲春秋至極之極雖南面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若形骸反若父母妻子而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體深贊愛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經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成於一定而形適得之本來命長者不可損之使短者不可益之使長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遺而不得更益以燧人神農之言止知事求功名而喪本來未有不死者也安能活身而獲至樂哉昔者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十

南華真經

卷十

海鳥至於齊郊魯侯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三日不食而死此以已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也不知養鳥者人亦與九韶之榮鳥聞之而飛者獸必聞之而走魚必聞之而下人獨相與還而觀之豈惟鳥性與人殊魚非水不生人處水則死者其好惡異也故能有聖凡之不一事有正旁之不同名不虛揚也必止於實義不虛附也必設於適內求於已無所往而不可是之謂條達則不惑而福持則可以活身之道不觀列子之指觸體乎曰惟予與汝同居大造之中亦可以活入矣此猶出死而入生也更進一步則有不死不

汝未嘗死也予未嘗生也若果廬養而死乎子果歡樂而生乎不知死生一條也萬物一轍也究造化初生之種天一生水水上有浮游之氣如絲如縷其名爲陰近土則爲蛙蟄之衣爲陵鳥爲鳥足三者皆濕生之草漸變則漸異其名爲鳥足之根化爲蟾蜍親下其葉化爲蝴蝶親上此一蝴蝶也化而爲蟲生於龜下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化而爲乾餘骨之烏漸化漸大卵生也乾餘骨之流沫又化爲斯漏之虫由是而爲食鹽爲頤鰥爲九猷爲黃輶爲腐蠅爲晉芮皆化生之虫漸化又漸小矣羊奚之根比乎不孽之竹而生青甯之虫青甯生虎豹之程小生大也程生馬猶爲類之近似也馬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十

生人者伺也乾爲馬則馬得乾之氣爲多變化之始人類少則馬生人者乾生之也史言長沙武陵蠻生于苗狗元始祖胎于狼鹿必有本矣至於人一入於胎生之機則不變不化而不能出於機也惟跳出陰陽之外者斯能出於機若萬物中有變化者似皆出於機然亦惟陰陽所陶鑄而不能違則又皆入機矣可見宇宙間惟一氣機播弄人物或出或入或人或出無須臾之停有志長生者胡不訪真人打破陰陽之機緘陶鑄乎陰陽而不爲陰陽所陶鑄哉